

忆当年

吴翼民

偶

与当年插队落户在一起的小珍聊起那时艰辛的岁月时,她一语如醍醐灌顶,说是当年在乡下虽然百般的苦,但也有一丁点儿甜,那就是老乡们对知青还是良多关照,譬如起始住房东家时,房东大娘会时不时给她们添把柴煮个饭,递个碗送些菜,还有记忆颇深的是与她们年龄相仿的村姑只要有就会给她们弄些好吃的,具体而言,就归结到村姑根娣的一只背篓。

不只是根娣,还有惠英、小妹她们,只要做水田的活,都会在背上背只小竹篓,随手捕捉水田里的鱼啊、鳝啊、鳗啊、鳖啊,收工后把这些战利品送到她们的知青小屋,于是这一天她们的灶头必会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知青灰暗的日子稍微有了点色彩和味道。

根娣的背篓收获战利品最丰盛时是在水稻田耘耔的日子,是时秧苗长得壮实了,一片翠绿若热带雨林,就招引来了各种虫子,遂吸引了各种鱼类和两栖类,大田成了天然的鱼塘呢,其中黄鳝最是活跃。

乡下插队的岁月,夏日耘耔是最受煎熬的活儿。老乡把稻田耔耔称为给水稻挠痒痒。很形象呢,水稻就像个孩子,天热害了痒子,或者让虫子叮咬了,就痒痒难耐。它们自己不会挠痒痒,就难受而萎靡不振,此时必得有人一次次给它们抓抓,抓抓松周遭的泥土、抓抓去寄生的稗草,这样,它们才舒心意,酣畅欢笑着、迎接快意的来风,让来风梳

根娣的背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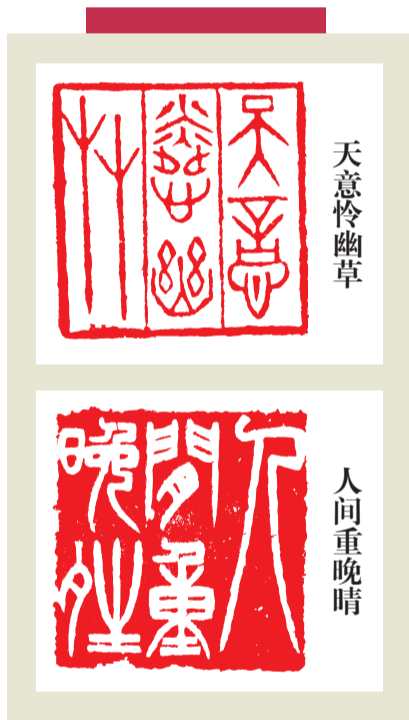
理通透,精神为之一振,为分蘖和灌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看着稻子因耘耔抖擞起了精神,我们这些为之“挠痒痒”者稍微有了些快慰,但念及耘耔之苦,心里仍感到懊糟。这耘耔之苦要算所有农活中最难熬的啦。要说插秧苦吧,也就苦上那么一回,并且秧苗尚幼嫩,不足以像耘耔般,长到数尺长的稻秆直往人的腿裆里摩挲,摩挲得腿裆一片红肿,起了疹子,火辣辣的痛,又必须跪趴着劳作,人的下半身几乎浸在烂泥田里,说白了,就如牲口一样在烂泥田野爬行,不只爬行一垌两垌,得爬行一整天、数整天呢。所以有经验的老农都会在裆间放一具“竹马(竹丝编织的帘子)”以减轻稻秆对腿裆的侵袭。初时,我们知青是不骑“竹马”的,后来吃了苦头,老乡们也给我们安放了“竹马”,但那种侵袭之苦依然没少减轻,晚上躺在床上,除了腰腿出奇酸胀,腿裆也是出奇的痛。再者耘耔的日子是天气日益火热的季节,稻子因耘耔而欢笑,劳作的人则因耘耔而焦苦。耘耔时更有蠓飞子侵扰于上,蚂蝗偷袭于下,被蚂蝗叮腿是常事,弄得个体无完肤。记得我们男知青通常打着赤膊下田,耘耔了两垌稻,就像河马样忽然拱入小河,过后背上的皮是被晒蜕了一层又一层,辣豁豁疼痛,兹时最大的安慰便是耘耔过程中经常捕获黄鳝之类的战利品。

我们知青在耘耔过程中也时常遇到黄鳝在水田里乱窜,可手眼迟钝,多半让它们滑溜逃脱,唯老乡总是一抓一个准,尤其是根娣惠英她们这些乡间女孩,眼

明手快,黄鳝之类休想从她们手里逃窜,于是她们随带的背篓就成了盛放战利品的家什——手到擒来,几乎没有漏网者。我在跟随老乡们耘耔时就经常见着她们时有斩获,当时还以为根娣她们自家享用呢,及至这回与小珍交流,方才明白,根娣的背篓其实是为几位女知青备妥的呢。须知知青插队落户,在乡间是公认的弱者,女知青更是弱中之弱,并且普遍的“做人(节俭)”,不像我等男知青相应豁达,肚子里没有油了,枯肠瘪胃了,就到镇上小饭店要一盘猪头肉两碗米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细水流长安排日子。因而老乡更加同情且顾怜女知青呢。小珍说,那时许多老乡都会给她们送来黄鳝鲫鱼之类的水产,还有蔬菜及糕团塌饼等。我听后甚觉宽慰,寻思多亏了老乡们的源源馈赠帮助,才使当年的知青度过了漫长的艰辛岁月啊。

——深深感谢根娣装满情谊的背篓!



(篆刻) 李康作

俞昌基

从

家搬到了上海闹市区八仙桥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住的是底层,前有天井,后有客堂,客堂里搭了阁楼。我家三代七口人,住在一起很拥挤。但按照当时的分房标准,是全家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我家还远不够格。

我和外公睡在一米六高的阁楼上,身高一米七的我一上阁楼就要低头弯腰,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撞了头。到了夏天夜里,阁楼上又热又闷,我只能睡到天井里的竹榻上。到下半夜凉快点了,再上阁楼睡下半觉。最尴尬的是阁楼上还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马桶……我们兄弟几个都宁可到对面马路八仙桥菜场后面去上厕所。

1980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要结婚了。家里反复商量,挖掘潜能,决定婚房就放在9平方米的天井里。因为天井的顶是个用钢化玻璃搭建的雨棚,还有一扇可用绳子拉的活动天窗。虽说是“蜗居”,但有些“住房特困户”还羡慕我哩!因为新房小,又有前后两道门要走路,所以我买了大橱和大床外,只能自己学做木工,用了一个暑假辛辛苦苦地做了小圆桌、小床柜,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小装饰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夫妻的小日子过得很甜美,可是住天井有两大麻烦:一是每隔一两个月,要爬上天井顶棚去扫垃圾,并用水冲洗灰尘;二是有时下暴雨,天棚会漏水,“雨脚如麻未断绝”,而墙角的下水道经常排水不畅,泛滥成灾……

一年后,爱人生了女儿,就向她们公司申请分配住房。幸好我爱人公司分房政策比较宽松,给了我们一套南市区的老式石库门的二楼。尽管这房子煤气卫生都没有,但它有一个三层阁。我们二楼烧饭,吃饭,接待客人,三层阁睡觉。三层阁是“人”字形的,中间我还能勉强站直,两边是斜坡,低处只能堆放东西。所幸三层阁里有一个朝南的老虎窗——就是斜坡上的天窗。冬天,和煦的阳光直射进来,整个楼阁像开了暖气。我有时在老虎窗外的斜坡上晒被子。到了夏天,三层阁非常闷热。因此一到太阳落山,我就把长长的橡皮管接在二楼的水龙头上,用水把老虎窗和窗外斜坡上的瓦片冲一下,散散热气。到了晚上,习习凉风从老虎窗直贯而入,好爽呀!到后半夜还要盖毯子呢。于是这里成了我家的“幸福港湾”……

三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们一家人早已住进了煤卫独用、两户一梯的商品房。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我内心充盈着满满的幸福感。但是也时常会回忆起住阁楼、天井和老虎窗时代的逼仄、尴尬和无奈,当然也有不少小奋斗、小成功和小乐子,还是颇有几分亲切感和自豪感的。

阁楼、天井和老虎窗

快人快语

清理“老物件”

方鸿儒

生前自我清理“老物件”,在挥别人生之际室内已清至空空如也,是笔者意愿清单之一。

日前又出清三件老物件:一个文母娘1962年荣获的“搪瓷奖杯”,一对1976年结婚时大妹送的“刻花糖缸”,一个回沪后购买于朵云轩的圆形“青石砚台”。三件“老物件”作价30元出售给怀旧古玩铺的王老板。

笔者清理“老物件”的原则:家中除了少数有留存后代值得收藏的“传家宝”外,其余的则一律出清,不留残件。

包括自以为没有传世收藏价值的书籍、证书、家具、家电、手稿、手札,乃至票证、印章等,留着碍眼占地,弃之浪费,丢之可惜,不如三钿不值两钿,换取现钞,买半只南汇散养白斩鸡吃吃来得解馋实惠。

清理“老物件”尚需注意以下几点:1. 一次清理,不宜过多,以免售价难以估算,三四件适中。2. 对拿不定主意,留还是清,可暂且放一放,以免后悔。3. 清理前需拍照留存,且于网上搜索对比,自我估价。大抵以网上拍卖价之三四折出售即可。4. 出售的老物件还是尽可能找有固定摊位较为熟悉的老板安全,尽量避免随意售给走街串巷的小贩以免价格被低估。

诚然,每一件老物件,都承载着岁月、回忆、故事与感情,睹物思人,于你难以忘怀。

然而如果一世人生的回忆,身后任由子女清理,或送垃圾桶一扔了之,还不如趁着自己头脑尚清醒、记忆还完整,自己整理日记、笔记、信件、稿件,由自己来笔录天地人生的风雨经历,由自己来处理自己的心路历程——儿孙们读不懂!

老夫老妻

黄长贵

爱的距离

日常生活中,与老伴相好的例子不少,我却是与老伴相“差”。我与爱人一起,保持克己自律,互相关爱,蹉过了四十年的爱河,就因为彼此间爱的距离。

热怕伤着,冷怕病来。我们彼此都爱,却又有“温差”的距离。喝汤时,我喜欢偏凉的,喝着喝着心里就热乎乎的。然而,老伴却相反,喜欢喝偏热的。喝着嘴,轻轻吹,看着汤碗上袅袅升起的水雾,眼睛随着细细白白的雾气由下到上,望到了餐厅的天花板。然后,定格在那盏五颜六色的灯上。

人到老年最怕的是睡觉有问题。我和老伴睡觉有时差。好在我们约定,到了睡眠时间,就一定要休息。我喜欢夜跑,而且是夜跑协会会长,领着十多个人,天天晚饭后,在公园里聚头,

相对来说,我睡得晚点。老伴在九点钟左右就要开始睡觉。我至少还要“学习”一个小时。就这样,我们努力克服“时差”问题,又各自安好。早起时间一样,这样,我们又一起晨练。选一块绿地,放下包裹,打开扩音器,迎着朝阳,身体立定,舒展开来,推起十八段太极拳。

爱人之间有误差不怕,就怕误会。我曾是个健忘症患者,过眼即忘是常态。为了避免误会,我尝试着使用写小纸条的办法。这一招,还真灵!我把老伴交办的事,写在纸条上,完成了,就画钩。多年来,老伴发现了我的健忘的毛病似乎好了。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老伴没有健忘症了!”细心的女儿从办公桌上看见了“秘密”,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不会是用了这一招吧?”我哈哈大笑起来。

夫妻恩爱,有差距又何妨?